

浩劫与辉煌：

黑色的  ，红色的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

张联芳 主编

寇天 韦人 著

华夏出版社

1994 · 北京

我的“历史演义”观 ——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出版之际

三年前，在《世界史通俗演义》出版时，我曾对前来采访的《北京日报》记者郭洪新先生表示要继续走“历史演义”的路子。承学界志同道合的朋友扶助、出版界的鼎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世界末代皇帝演义》、《欧美列国志》等陆续上马。本书是我和几位作者共同努力的又一成果。

以通俗活泼、引人入胜的“演义”体写历史，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但时下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比如说历史演义作品不能算科研成果（甚至连科普也算不上），对此，我不敢苟同。我已年过六旬，还执意坚持走“历史演义”这条路，说起来一是想为“历史演义”正名；二是力求满足最广泛读者朋友的读史欲求。

谈到为“历史演义”正名，这里涉及到历史学本身的许多理论问题，诸如：

▲从历史学的自身性质来看，它是否可以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若是，二者在理论上的对立又怎样在实践中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看，客观历史本身是否有其固有的审美特征？换言之，历史当中是否天然地具有艺术的色彩或成分？如果有，历史著作该不该再现它？再现它需要采取何种形式？

▲从历史学的功能上看，除了再现客观历史事迹、传播历史知

识外，是否还需要表现历史的风采与精神？它有没有历史审美的功能？又怎样才能有效地传播历史知识？

▲从历史写作的主体来看，历史学家在解读史料、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以及著述行文当中，是否必然地会发生所谓的“历史的想象”、“走漏”或“旁白”等戏剧化的艺术样态？

▲从体裁上看，历史著作是否必须死守那种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形式？可否采用相对轻松活泼、引人入胜的形式？要不要追求历史学美感？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历史著作应否考虑其阅读心理？是否需要从他们的角度来反观历史著作？如果需要，那么，哪一种著作形式最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岂不就是那最美的一种形式吗？

▲从当今西方史学的最新动向来看，计量史学呈现走下坡路的趋势，重新出现一股“新叙事史复兴”和“心态史学”的动向，为什么？

如此众多的问题，这里当然不可能去展开论述，也不可能去一一引述古今中外历史哲学家、艺术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与见解；这里只想说明，我主编这套以“演义”形式出现的历史著作，是与上述思考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些理论问题无一不从“演义”体裁与形式上生发出来。此亦正如古人所说的：“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明“体”达“用”，知微见著，如此而已。

在中国作为一种著作形式，“演义”体源远流长。不过作为一种有稳定套路与风格的形式固定下来，约在明清时期。它继承了传统的说书演唱艺术的某些传统，又强化了骈四俪六的章回题目特征以及人物故事情节方面的生动性与复杂性，并以其内容的丰富完整、故事的曲折动人以及形式的引人入胜而受到历代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从“演义”作品的价值取向上看，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罗贯

中《三国演义》为代表，特征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一派以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为代表，反对前者的虚构与渲染，主张一本于历史事实。其实，无论哪一派，无不与历史著作相通。当时的小说评点家如李卓吾、李渔等，在评点“演义”作品时，常称誉其“颇得《史》《汉》家法”，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依我的理解，“演义”至少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一种艺术门类，除包括固定的套路形式外，还包括一套特有的语言与修辞手段，包括特定的叙述内容；其二，是指一种著作体裁、著作形式，不包括内容方面的因素。我们这套丛书所用的“演义”二字，即以后者为准。古今中外出现过大量历史叙事诗，如荷马史诗曾引起西方的考古大发现，中国的“杜诗”有“诗史”之称，历史作品被称为“无韵之《离骚》”者并不少，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标示“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如此说来，“演义”体何不可以应用于史呢？

我这样讲，并不贬损“形式”的作用，否则，又何必采用“演义”的形式呢？关于著作形式的重要性，本世纪初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早就有过说明，无须赘述。要说明的是，我们这套“演义”作品完全以历史发展的本身顺序为主线，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没有凭空虚构与向壁杜撰的成分，但这不排除采用一些艺术的手法，以更加有效地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事迹，用学术事实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因此，这套书叫“历史演义”，而非“演义小说”或“历史小说”。

一门健全的历史学，应该是科学性、艺术性、启喻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历史学是真（历史事实）、善（历史教育）、美（历史文学）的统一，是作性（修辞）、记性（考据）、悟性（义理）的统一，是才（词章）、学（史料）、识（理论）、德（人格）的统一。演义体用于讲史，既符合历史自身的本性，也是历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司马迁的《史记》，被尊崇为古代历史著作的典范，但同时又是历史叙事文学的典范，是文史结合的样板。尽管后世文史逐渐分离，但无论是刘知

几，还是章学诚，都在反对文人修史的同时，莫不主张史家必须通文。这就既避免了历史著作因文人修史而带来的不科学、不真实现象，同时也避免了历史著作的枯燥与干瘪，从而成为一个并不偏枯的完整理论。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国研究二战史或世界现代史的专家，同时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文学手段（包括典型化、形象性、想象力、意识流以及其它文学写作技巧），对自己深谙的各种史料，进行筛选、提炼、锤锻和升华，并三番构思、布局，反复斟酌、推敲，最后才落笔成文。

空前绝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交战双方进行的海、陆、空军事战，而且是政治战、经济战、谍报战、文化心理战和意识战，富有传奇色彩。但迄今为止，在我国，虽陆续出版了若干学术性较强的有关著作，由于种种原因，体现这场战史“三性”并进行立体式和全景式的描绘之作，似寥寥无几。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绝密”史料的更新，旧的结论被推翻，加之人们的思想解放，使“二战史”固有的“三性”具备了进一步体现的主客观条件，这也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二战新的浓厚兴趣，也给我们编撰本书带来新的内容，试举数例：

- 抗日主战场在国军一方。
- 汪精卫摆脱戴笠盯梢。
- 男装丽人的秘闻。
- 宋美龄周旋于盟军诸帅之间。
- 隆美尔密赴北非巧施美人计。
- 罗斯福的苦肉计。
- 日军的淫窑地狱。
- 卡廷森林大屠杀的内幕。
- 斯大林是否曾准备投降德国。

- 斯大林与西方划分势力范围的雄心。

本书作者在形象记录二战进程和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感情色彩渗透于文词的纹理之间，无不令人感到人物是活的，事件是真的，读来明快而真挚，不禁拍案叫绝！

本套丛书的主要特色是突出人物，以人带史。二战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对于我们的书，人们可以从军事学、政治学、人才学、文化心理学、外交策略、民族关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领导方法与艺术等方面去研究它，从中获得知识和历史借鉴；还可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它，从中获得美的享受。无论你的文化程度怎样，也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人之一生总是难免坎坎坷坷，不会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当你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这套书或许可以为你提供某种启示；当你处于进退维谷时，这套书或许可以给你开辟第三条路——在书页中发现一块自己的天地。陶醉在这块小天地里，比看着周围那种势利与冰凉的人生，忍受着空虚的痛苦，也许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罢。

序文在形成过程中，曾得到贾英华、李宏岩、杨玉圣等先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张联芳

1993年5月于北京管庄

目 录

第 一 回	云低低 远雷有声风来急 心沉沉 近虑思谋定大计	 (1)
第 二 回	示姿态 李维诺夫摘乌纱 分主次 莫洛托夫露新颜	 (15)
第 三 回	柏林城 紧锣密鼓暗接触 莫斯科 姗姗而至开谈判	 (32)
第 四 回	德苏间 一纸条约急生效 英法苏 话不投机奔东西	 (51)
第 五 回	斯大林 机宜面授筑防线 三将军 东杀西进立首功	 (66)
第 六 回	求安全 索地不成兵戎见 保利益 素裹银装血火红	 (81)
第 七 回	忙战备 寸金寸光光似箭 探真情 若明若暗暗中明	 (96)
第 八 回	显狰狞 巴巴罗萨携雷电 隐难言 山雨欲来苦辨风	 (110)
第 九 回	初夏夜 弹落惊醒温馨梦 闪电战 铁甲辗碎一厢情	 (124)
第 十 回	叹无备 想挽狂澜自乏力 道有种 重围重兵死不降	 (139)
第十一回	退无路 列宁格勒危旦夕 急进攻 北方集群临城下	 (151)

第十二回	朱可夫 老莱布	临危受命保摇篮 绞尽脑汁计自穷	 (164)
第十三回	细察辨 下死令	朱可夫识破敌阵 斯大林不许后退	 (178)
第十四回	基辅城 明斯克	60万苏军灭顶灾 巴甫洛夫法难容	 (191)
第十五回	起“台风” 垒人墙	百万大军扑红都 胸挡背护莫斯科	 (204)
第十六回	庆节日 战长空	黑云压城城不倒 弦光流火现真金	 (217)
第十七回	抛头颅 呕心血	英雄一语传后世 将军毅然废成命	 (231)
第十八回	太惊险 真无奈	司令员死里逃生 德元帅翘望红星	 (243)
第十九回	防转攻 得复失	德师严冬初尝败 罗斯托夫两易手	 (256)
第二十回	再筹划 始御敌	分兵突进伏尔加 牛刀小试顿河西	 (267)
第二十一回	赴烈火 守河边	群英不惧化青烟 两雄相争斗智勇	 (280)
第二十二回	火车站 交叉路	孤楼四夜皆沙场 寸土单兵尽忠魂	 (291)
第二十三回	工厂区 莫斯科	骁将勇士同归尽 布阵调兵谋反攻	 (302)
第二十四回	“天王星” “寒风暴”	雾开云散惊雷起 孤旅救援撞铁围	 (313)

第二十五回	保卢斯 克鲁格	困兽倦斗成降将 “堡垒”阵中掌帅旗	 (326)
第二十六回	斯大林 罗将军	送子从军入囹圄 先贯霹雳落敌头	 (338)
第二十七回	波内里 奥博扬	昏天黑地三昼夜 惊心动魄一整天	 (349)
第二十八回	收失城 跨天堑	礼炮轰鸣莫斯科 轻舟掠破第聂伯	 (362)
第二十九回	基辅城 德黑兰	钢履耀灯降天兵 折冲御侮会巨擎	 (374)
第三十回	巧计谋 辨是非	搏斗无刃亦热血 战场绝烟也峥嵘	 (385)
第三十一回	大反击 选主攻	南北千里烽烟起 万年沼泽烈焰熊	 (396)
第三十二回	梦似真 再聚首	败将降兵过首都 三国巨头莅海滨	 (408)
第三十三回	奥得河 泰尔托	亿度银灯惊敌魄 金汤难挡追兵急	 (418)
第三十四回	国会厦 总理府	顽抗且延残喘命 自尽难消恶罪名	 (430)
尾 声	放帅杖 举爵樽	一笔勾断帝国梦 四载终了胜利情	 (441)
附录：参考书目			 (445)

第一回 云低低 远雷有声风来急
 心沉沉 近虑思谋定大计

列位看官也许还记得1938年9月的最后一天。那天，万籁寂静，夜幕四合之时，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科尼希广场元首府的一间四方形房间里，那出上演了数月有余的绥靖戏，终于达到了高潮。只见难捺狂喜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如释重负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趾高气扬的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还有心事重重的法国总理达拉第，先后走到一张考究的红木桌前，面对着众多记者和照像机镜头，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至此，可怜东欧小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就这样无辜地被它的盟友法国和法国的盟友英国，正式出卖给了它的邻邦德国。慕尼黑的这一幕，也由此与“阴谋”二字联在一起，越来越臭名昭著了。

且不说慕尼黑协定在历史上如何，签定之初，还着实让欧洲热闹了一阵子。誉它是对和平和生灵的拯救者有之，贬它为悲剧和灾难序幕者有之，对它将信将疑者亦有之。面对这若明若暗的局势，不少人在这欧洲最后一个还算和平的冬春苦苦思索着也有也没有的答案，推测着可能出现也可能出现不了的变化。斯大林，这位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30年代最后一个新年刚过，历史文化名城莫斯科银装素裹。冰封的莫斯科河左岸，矗立着苏联的象征，也是苏联的心脏——克里姆林宫。高高的宫墙里面，露出圣母升天教堂的巨大圆顶和伊凡大帝钟楼尖尖的塔尖。宫墙五个最大的塔楼上分别安装的五个硕大的玛瑙石红星，在低低的云层包围下，凝重巍峨，格外

醒目。克里姆林宫内原参议院大楼二楼，一间宽大的房间，前不久刚刚成为斯大林的办公室。现在，斯大林正手拿烟斗，在厚厚的地毯上，慢慢地踱着步。这斯大林中等身材，腰杆笔直，一件深灰色的翻领上衣，从上到下的扣子，一个不落系得紧紧的。一条黑色马裤和那双擦得锃亮的马靴，更添一份冷峻与威严。此时，他双眉微锁，细长的眼睑微合着，目光定定地盯着脚下松软的地毯，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不时地把手中的烟斗，慢慢地送到又浓又密，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胡须下面，但只是轻轻碰一碰嘴唇，又慢慢地拿下来。熟悉斯大林的人都知道，这时他正陷入紧张的思考，正在对某个棘手的问题进行反复推敲。

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摊开着一份打字稿的文件，这是他这位党的总书记；在定于3月10日开幕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的草稿。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在报告中的第一部分，首先应该阐述当前的国际形势，明确苏联的对外政策原则，可是，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应该怎样阐述？怎样分析才能既让人们感到情况严峻，绝不容乐观，而又不致灰心丧气，意志消沉？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如何规定苏联的对外政策原则？这恐怕是现在世界舆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报告的草稿中的这一部分，写的不能令人满意。一想到国际形势，斯大林思绪万千：

“这个世界真是够不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20年，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就已经再次成为事实了。非洲，有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亚洲，有日本侵略中国；欧洲，就更热闹了，有德意干涉和占领西班牙，有德国并吞奥地利，最后是慕尼黑协定和倒楣的捷克斯洛伐克……，下一个又将轮到谁呢？

慕尼黑协定虽然牺牲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它的矛头所向，有目共睹是对着苏联的。张伯伦、达拉第之流，这回可是用他们自己的手把民主、正义、爱好和平的假面具撕破了。果不出我们所料，这些‘民主国家’是靠不住的，捷克斯洛伐克那个可怜的总统贝奈

斯，看不清这点，结果如何呢？咎由自取！对了，还有波兰人，也同样是政治近视，现在灾难还没轮到他们头上，不过，这是早晚的事。一旦波兰出现类似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呢？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波兰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在历史上，它就多次成为敌人侵入我国领土的一条走廊。必须想办法把这条走廊封死。当然，封住敌人的通路，这是消极的办法，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让针对苏联的侵略不要发生，至少不要马上发生。采取什么措施呢？看来最重要的是把最危险的敌人置于一种极为不利的战略地位，让它们觉得发动战争毫无前途。与此相适应，还必须创造一种对我们自己有利的环境，让强盗们不敢打我们，也不能打我们。除非他们是疯子。最危险的敌人，毫无疑问，是纳粹德国。”

想到这儿，斯大林在高高的拱形窗前停住，凝视着窗外阴沉的天空，缓缓地把烟斗放到嘴里，吸了一口，这才发觉烟斗已经灭了，不由得眉头一皱，拿下烟斗。是的，这些日子，一想到德国，斯大林心里就有一种不快的感觉，就像现在手里这个烟斗一样，想吸它，它却灭了，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斯大林心里一动，看着手里的烟斗，触景生情：“这个小东西并不简单，你想吸它，先得给它加满烟丝，还得用火烧它一下。有时候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吸它，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受它的制约，烟丝、火、烟斗还有空气，缺一样都不行。如果缺了一样，它就会默默地通过你的烟瘾对你施加巨大的压力，足以让意志薄弱者崩溃。但是，如果能准备好一切必须的东西，适时地满足它，它就会为你所用。这就是又简单又不简单的辩证法，只有不懂辩证法的傻瓜，才会受制于人。只会接受压力，承受压力，最终在压力下崩溃，而不懂得如何取得主动，如何转移压力，如何用绳子去套住别人的手腕。当然，能套住喉咙更好。怎样套住希特勒的喉咙呢？这可是个狡猾猖狂的家伙。张伯伦，达拉第，噢，还有罗斯福，都拿他毫无办法，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不可低估，但是，他也有致命弱点，太轻狂，连基本的信誉都弃之不顾。在有了柏林—罗

马轴心，有了柏林——罗马——东京三角，有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就更加轻狂了，步步进攻，咄咄逼人，而伦敦、巴黎、华盛顿的那帮庸人、低能儿，却一再后退，甘愿把自己的利益让给侵略者，不但没有一点反抗，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其实，其中的奥妙并不难懂，他们对我们不信任，甚至还有点居心叵测。由于不信任，因此它们甘愿放弃集体安全政策，用一点点的让步去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喜欢。居心叵测，很明显，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是作为德国向东，向苏联进攻的预付款，但是德国人拿到这笔钱之后，并不感恩戴德，相反让英法滚得远一点。这种情况，我们是否可以加以利用呢？让他们这些赊帐的和赖帐的互相撕咬去吧，一旦德国与英法矛盾加深，用不着去动员，它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与我们发展关系，因为德国人害怕两线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吃了这个亏，所以会千方百计地避免悲剧的重演；英法也会想方设法让我们帮他们火中取栗，至少可以分担一下他们身上的压力……”想到这儿，斯大林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不过，转瞬即逝。眼珠一动，暗自思付：能不能加速这一结果的出现呢？比如说，我们拉住英法继续倡导集体安全，希特勒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如果我们再适时地对德国人摇动的橄榄枝作出点姿态，英法恐怕也不会无动于衷。我们的原则很明确：拥护和平，愿意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对！所有国家，其中可以包含多种含义，让他们去体会吧。为此应该而且必须配合以灵活的策略，这才叫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有了这一条，就不愁套不住希特勒的喉咙，也不愁套不住张伯伦、达拉第之流的脖子！

斯大林走到写字台后的扶椅坐下，轻轻地把烟斗放在烟缸中，顺手拿起一支铅笔，俯下身，在报告草稿上删删改改，把刚才的一些想法加写进去。按照惯例，政治报告既应是党的前一段工作的总结，更应是党今后一段时期内行动的纲领，会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因此，马虎不得，必须深思熟虑，字斟句酌。

看到这儿，列位可能会问了，若大一个苏联，能人不计其数，精英何止千万，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不下几十，怎么就斯大林一人在为国家命运操心呢？一人之见雄才大略，也难免偶有疏忽顾及不全的时候，开个会，听听其他领导人意见，集思广益，共谋大计岂不更好？好是好，但在当时的苏联，不大行得通。何故？一言以蔽之，体制使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全靠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动和领导，在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布尔什维克党前仆后继，功不可没，自然当以执政党的身份掌管政权，领导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但新政权尚于襁褓之时，便屡遭国内外敌人攻击，像上文提及的英、法、美、日、德、波等国，当时都在武装干涉和颠覆苏俄新政权的积极参加者之列。内忧外患，使新政权处境可谓险恶。为能生存下去，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能控制的一切人力、物力资源，由此慢慢地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国家的一切事务均受党的领导和支配，而在党的系统中，严格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于是乎，在国家生活中，党领导一切，在党内生活中，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无形之中，党和国家最重大的权力，就都集中到了“上边”。“上边”指谁？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是也。领导核心中并非群雄并立，平起平坐，也有主次之分，重轻之别，为主的，权重的，一般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一书记，总书记，主席团主席等等，不尽相同。斯大林这时用的是“总书记”。说到这儿，列位可能悟出了其中奥妙：原来真正的大权最终是集中到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手里了。不错，正是如此。斯大林任总书记期间，这个领导核心，表面上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十几名委员和候补委员，这十几个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内外党内外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制定方针政策。然而，这十几个人与总书记的关系不是等距离的，又有亲疏远近之分，而最亲近总书记的，这时只有四个人，这里不妨先点一下，

以便后面他们登场时不致让人感到突然。一个叫贝利亚，苏联内务部长，掌握除斯大林之外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一个叫伏罗希洛夫，国防部长，元帅军衔，斯大林的患难至交；一个叫莫洛托夫，前任政府总理，后出任外交部长，一位风云人物；一个叫加里宁，全苏老总管，这四个人，经常陪伴斯大林左右，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重大的决定在提送政治局审议之前，都先在这里“通过”了。当然，即便是在小圈子中，也完全是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的。小圈子也好，政治局也好，一般不会有人与斯大林争论什么，更不会对斯大林所想、所说、所做的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无数事实反复证明，这样做，对自己的地位、前途来讲是最愚蠢的。明白了这种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说怪也不怪的现象，就不难明白现在为什么斯大林必须独自修改他的政治报告，明白了这套决策机构和决策机制，对后面故事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好理解也好明白了。

书归正传。光阴似箭，转眼到了预定党的代表大会开幕的这一天。3月的莫斯科仍然是冰天雪地，不过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厅却是一番热情激荡的气象。离大会开始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代表们就已陆续入场。会场呈后高前低的坡形。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的无数盏弧光灯，把偌大的一个会场的所有地方照得明亮耀眼。主席台前沿，摆放着一溜盆养鲜花绿叶，在严寒的季节和雪亮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新悦目。猩红的地毯上是一排排做工考究的桌椅，层层上升；主席台正中是一个宽大的讲台，淡黄色的讲台正面，端饰着一个大大的红五星。在讲台的正后雪白的墙壁上，浮雕出一幅巨大的列宁侧面头像，他正微蹙双眼，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沉思着。将近10点，会场里渐渐安静下来，代表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主席台的右侧幕口，紧张兴奋地等待着。10点整，先一阵骚动，继而是雷鸣般的掌声，然后没有任何人下令，全体代表一站而起，一边使劲鼓掌，一边高喊“乌拉！”原来，斯大林率领着主席团成员缓步走上了主席台。斯大林穿一身浅色干部装，面带笑意，边走边向

代表们招手致意。走到第一排正中的位子前，站住，鼓掌，等后面的其他成员陆续在自己的位子前站定，他向下压了压手，示意代表们可以坐下了。掌声渐息。莫洛托夫宣布十八大开幕，在一些程序性的仪式完了以后，轮到斯大林作报告了。在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和震耳的欢呼声中，斯大林手拿讲稿，缓步走到淡黄色的讲台前，先把讲稿轻轻放下，然后抬起头环视一下大厅内激动的代表们，不快不慢地拍着手，脸上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表情，对于斯大林来说，他已经习惯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不过现在可以让掌声和欢呼停下来了，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斯大林不再拍手了，抬起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代表们坐下，等会场恢复平静之后，只听斯大林用低沉平稳的语调说：

“同志们，自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五年了，在这个不算短的时期内，世界经历了重大变化，各个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了。”接着，斯大林谈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谈到了国际形势的尖锐化和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也谈到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在这里，斯大林主要涉及到六个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法国、美国。在报告中，怎么处理这些国家，让斯大林颇费了一番心思。等量齐观，一概而论，不行，因为在全世界都清楚德意日已经进行并正在进行着侵略勾当的情况下，这种暧昧的态度，不仅会招致国际舆论的不满，还有可能开罪于英法美；但是如果过于声色俱厉，言辞激烈地谴责德意日，在英法美竭力讨好这三个国家的情况下，很容易授人以柄，便于别人的挑拨离间，而把自己在必要时做出选择的路堵死。最好是用一种让人觉得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的方式表达，而且在区别它们的时候应该突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冲突，同时，让它们又都能从苏联身上看到某种希望。在报告中，斯大林把德意日称为侵略国家，英法美称为非侵略国家。说到侵略国家，斯大林语气中平添了一丝揶揄：

“在我们的时代，要想不顾各种条约，不顾社会舆论，一下子就挣脱锁链而直接奔向战争，并不是那么容易。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这一点相当清楚。法西斯头子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法西斯头子在奔向战争以前，决定用某种手法来炮制舆论，就是说要迷惑它，欺骗它。”

斯大林顿了顿，把低沉平缓的语调略为提高一些，用嘲笑的口吻继续说：

“是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在欧洲的利益吗？得了吧，这叫什么同盟！‘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轴心’，即某种几何学的轴心公式而已。”

斯大林语调和口吻的变化，马上收到了效果，会场里响起了一片笑声。不等笑声平息，斯大林又略提高一点语调：“是德、意、日结成同盟来反对美、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吗？没有的事！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形’，即对几何学的一点小小的爱好罢了。”

这回全场轰堂大笑，连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也受到感染，禁不住跟着笑起来。斯大林停了下来，脸上仍然平静，可心里感到很满意，他要的正是这种效果，这种让小孩子都明白的谴责。不过，这种谴责是伴随着笑声的，这就是我们苏联人的“幽默”！

“是反对英国、法国、美国利益的战争么？胡扯！‘我们’进行的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战争，而不是反对这些国家的战争。……”

“侵略者老爷们就是这样来炮制舆论的，显而易见，这是一套无法掩饰真相的笨拙把戏，因为要想在蒙古的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亚的群山，在西属摩洛哥的丛林里寻找共产国际的‘策源地’，是可笑的。”

会场里笑声又起，并掺杂着情绪热烈时常有的交头接耳声。斯大林眼睛虽然看着讲稿，但他能感觉到会场里热烈活跃的气氛，他